

咒語下
重重情謎

惘

彭于軒





精美大眾小說

GS022

惆

咒語下重重情謎

彭于軒◎著



希代書報集團

精美出版社◎發行

惘：咒語下重重情謎／彭于軒著。——
第1版。——臺北市：精美，1994
〔民83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22）
ISBN 957-716-147-2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8077

惘——咒語下重重情謎

作 者：彭于軒
發行人：朱凱蕾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伊甸專業電腦排版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10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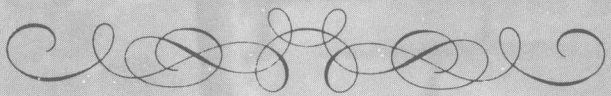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，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47-2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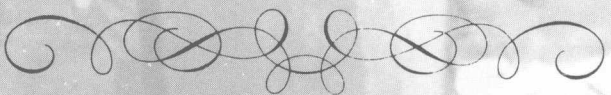
紅磚石路

秋楓鋪成了柔毯

微風也捎來遠方的馨香

告別以往的記憶

放肆愛情隨白雲去流浪



愛情試金石

彭于軒

《惘，咒語下重重情謎》應該是我最早期的作品，也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，寫完之後就丟在舊箱子裏，一直沒有去動它。要說它沉封在我的箱底，少說也有七、八年以上，很難想像這樣一段時光的流逝。

如今，我把它拿出來重寫，是因為我很喜歡書中這個杜克蘭的角色，可是因為原稿字數不足（不及七萬字），且寫的都是有關風花雪月的事，總覺得欠缺一份生活性，就再加入一點現代的東西，也勉強湊足了十萬字。

如果要說這本書跟前幾本小說有什麼不同，我想應該很容易看出來。《惘，咒語下重重情謎》著重在描寫男女之間的感情，也反應一個主題：任何事物都有兩面，就像我們身處的地球一樣，在它光明的背後，必隱藏著另一個黑暗；同樣在黑

暗後面，也存在著另一個光明面。

而人，尤其是一個平凡人，總是很容易被事物的表面所蒙蔽，有時就因此行爲偏差，流爲主觀，所以總是有大半的時間看不清楚真偽善惡。

世間最珍貴的是親情、最難得是友情，而最美的，當然是愛情。

美麗的愛情是令人憧憬的，尤其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愛情，我們總是爲了溫莎公爵「不愛江山，愛美人」的世紀之戀而動容，爲梁祝、爲羅密歐與茱麗葉的生死相許而感歎，而更多時候，我們又深感真情難求，蹉跎了無限青春……

如果你像我一樣醉心於愛情故事，相信這本《惘，咒語下重重情謎》可以令你有一點感動、一點欣喜，因爲它正告訴我們：真情是可求的！

惘

咒語下重重情謎

楔子

舞會還在進行，大廳裏到處充斥著可以掀開屋頂的熱門音樂。舞池中的男女如癡如狂的熱舞，由八聲道音響放出來的男歌手聲音既尖銳又沙啞。那不是在唱，簡直是拉開嗓門在嘶叫。

她有點醉了。不，不是有一點，是完全。她完全醉了，眼前的人物在浮沉、旋轉、慢慢的愈來愈模糊，腳跟就像懸空一樣飄忽起來……然後，她感覺旁邊有人移近她，在她的耳畔款款低語。

她揚著那排密而長的睫毛，凝神傾聽著。當然她沒有聽進任何一句話。她的眼神惺忪，而且醉意盎然。一陣低語之後，移近她身旁的男人伸手擁住了她的肩——

然後，她什麼也不知道了……

頭還微微的感覺疼痛，她動了動渾身都痛楚逼人的身軀，想睜開眼睛，但是不行，太難過了！全身像被肢解一樣的痛苦難當，連一絲氣力也沒有，只有呻吟了一聲，又乏力的昏睡過去。

意識停留在一種半昏沉的狀態，她彷彿作了場好長、好長的夢，然後模模糊糊的，她聽到了一聲開門聲。

她不能思想，外界的一切像跟她不相干似的，遠遠的拋離在她的意識之外。就在她剛要再次沉睡的時候，門又被打開一次。然後走進來一個人，一聲不響的走到床邊，筆直的立在床前低眼看她。

那眼光中帶著一種憐憫、一種輕蔑的嘲弄……她又昏睡了過去。

和低垂閃爍的水銀燈——

睜開眼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雕工精細的天花板，亮眼的橘紅色系佈置的空間，這不是她的房間！她驚想。怎麼回事？她怎麼會在這裏？

一道冷冷的目光從背後投射過來，她倏地回轉身，「你——杜克蘭！」

她驚叫出聲想躍起，隨即驚覺到自己竟是一絲不掛的躺在床上。

「啊——」一種本能的反應，她迅速抓起被單掩蔽裸露的胴體，驚悚又羞憤的看著他。

她被強暴了！一個女人最珍貴的貞操，就這樣斷送在一個色魔的手中，她真想立刻死掉！

「穿上衣服，我送你回去。」他走過去抓下掛在椅子上的衣服，拋過去給她，然後點上一根煙。他連看她一眼也沒有。

「你——畜牲！你竟然用這種卑鄙的手段——」

「穿上衣服！」他用冷酷的聲音斥斷她的話。

她呆了。奪走她貞操的人是他，可是輕視她的人也是他！那雙邪惡冷酷的目光，充滿對她的鄙棄。上帝，他瘋了嗎？他怎可如此對她？

然後她想到亞蘭，發生這件事的時候他人在哪裏？為什麼他沒有來阻止這個可怕的夢魘發生？一股涼意襲上心頭，她不禁打個冷顫。

亞蘭不知道，他什麼也不知道——天！他們明年的婚期怎麼辦？她怎麼開口向他解釋這件事？她並不是那麼隨便的女孩子，要不是因為亞蘭要赴美接掌他父親的

事業，她不會在爲亞蘭開的這個錢行舞會上喝那麼多的酒；因爲她傷心，雖然她深信亞蘭對自己的感情，但是，離別總是那麼令人愁、令人心碎！她深愛著他，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，何況是杜克蘭——亞蘭的弟弟。如今……如今一切都完了——一個可怕的念頭閃過了她的腦子。她倏地抓起几上的拆信刀，揚高著就要對準自己的咽喉刺去。

「幹什麼？住手！」一聲厲喝甫出，杜克蘭已經扣住了她的手腕。「妳瘋了？」

他青黑著面色看她，甩開她的手。「事情已經發生了，就算妳死了又能改變事實嗎？」

純妮緩緩的回頭。「你——不是人！」她緊咬下唇，深惡痛絕的對他迸出一句。

杜克蘭一雙充血的紅眼睛冷冷地落在她身上。半天他才說：「我不知道原來妳還是處女。」他眼睛瞥了一下雪白被單上，一處如玫瑰花瓣的紅印。

「你——該——遭——天——打——雷——劈！」她一個字、一個字的吐出，一張粉臉上透著令人擔心的青白，每一個字都幾乎像是要咬碎牙齒。而她又發現所有的言語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罪惡和卑劣；她深深的吸進一口氣，別過臉，企圖以穩

定的聲音問他，「亞蘭呢？」

「走了。」

「走？」

「舞會結束後就走了。」

「他……知道這件事嗎？」她囁嚅地問。

「知道？也許。」他說，冷淡的看她一眼。「妳很在乎？」

純妮差不多要崩潰了！「我愛他！我希望做他的妻子！可是……為什麼？為什麼你要這麼做？亞蘭是你的哥哥！」

「他也是一個笨蛋。」他冷笑。

「我恨你！」純妮大聲喊出。

杜克蘭走到落地窗前，又點上一根香煙。「穿上衣服，我送妳回去。」

他在那裏觀賞景色，一會之後再轉回來時，她已經穿好衣服。他熄掉煙，走到門口。「走吧！我送妳回去。」

純妮搖頭。「從今以後，不要再讓我看到你那副醜惡的嘴臉，永遠不要！」

她從他身邊走過去時，他感受到她的身體因為過度的憤怒和絕望而顫巍巍。

那種孤零和悲哀，就像一片在秋風中隨時會飄落的葉子一樣……

「也許我應該說一聲抱歉。」他的聲音在她背後響起。

「住口！」

她忽地又轉回身來，緊緊的握起拳頭，雙肩抖動得十分厲害。「我恨你！杜克蘭，我這一生都要用來詛咒你、恨你？如果可能，我會殺了你！」

反身，她悲痛欲絕的奔出了那個留下她一生恥辱的房間。

純妮走後不到兩分鐘的時間，另外一個女人出現在那個房間裏，那是向娟。她素淨白哲得猶如晨間的精靈，全身透著一股靈氣。

「她受傷了，是不是？我看到她衝出去，臉色很蒼白，而且差點撞倒我。我叫她，她沒理我，好像瘋子。」

「瘋子？」杜克蘭冷冷的嗤出一聲。「是的，大家都瘋了！那個瘋舞會把大家都搞瘋了！」

向娟沒有說話。她那雙烏亮的黑眼睛，在白細素淨的臉龐上更顯得生動靈活。許久她說：「你不該這麼做，克蘭，這一次你把她傷得太重了！也許她會想不開……」

「放心，她不會。她現在正準備用一生的時間來恨我，所以她會讓自己活下去。活得比我們都好。」

裝。

「這就是你的目的？」

「什麼？」杜克蘭疲倦的扣上敞開的領釦，把襯衫衣角塞進西裝褲裏，穿上西

「你的目的，」向娟說。「讓她活下去，還是讓她恨你？」

杜克蘭深深的望她一眼。

「爲我禱告吧！向娟，希望我逃得出她血腥的咒語。」

向娟沉默了。

